

# 徐悲鴻外傳（七）

## 腰纏萬貫逍遙遊

### 戚宜君

#### 星洲作畫欣賞百扇

星洲就是新加坡，又稱星嘉坡，位於馬來西亞半島之南端，當地華僑稱其地為「石叻」，面積只有五百八十一平方公里，人口却有兩百多萬，中國僑民佔了百分之七十六。首府新加坡，在島之東南岸，當太平洋與印度洋海上交通之要衝，工商業非常發達，為南洋一帶首屈一指的港埠；當時尚係大英帝國的直轄殖民地，一切施政均在英人統轄之下，但經濟實力則操在華僑手中。

這是民國十四年（公元一九二五年）的冬天，北風怒吼中，巴黎氣候乾燥而清冷，在一個陰霾的午後，蔣碧微把徐悲鴻送上了南行的火車，前往馬賽港乘船駛往星洲。這是他們夫婦結婚八年來的第一次分離。徐悲鴻倒是認為此行全為籌款，分離在所難免；而蔣碧微在理智上雖然能夠充分諒解，然而在情感上却是難以割捨，當着黃孟圭及送行者的面，竟然眼睛一紅，珠淚滾滾而下。

這也難怪，一個嬌弱的女人，隻身被拋撇在法國巴黎，家鄉和親人都遠隔了半個地球，爾

後的日子如何打發，真是不堪想像；於是孤單、無助、淒苦甚至恐懼的感覺都一齊襲上心頭，事先她不敢向徐悲鴻表露，如今却必須由自己來一力承担了。

蔣碧微認為自己孤伶伶的住在偌大一間畫室裏，已經毫無必要，於是便把畫室轉租給別人，在臨近找了一處幽雅的分租房間，房東是一位和藹的法國中年婦人，一日三餐也由房東包辦，既省開支，又不必親自操勞家務。開頭的幾天，過得十分清閒而寂寞，緊接着便進入了另外一種多彩多姿的生活天地。

徐悲鴻隨同黃孟圭登上駛往遠東的豪華郵輪，從馬賽港開航時，天空正飄着雪花，經由地中海，穿過蘇彝士運河，越過紅海，便是浩瀚無際的印度洋了；逐漸接近赤道，氣溫也逐漸上升，到了麻六甲海峽，炎陽高照，猶如盛夏，前後剛好是一個月，終於抵達繁花競艷的新加坡。

綠樹濃蔭，藍天白雲，處處花開，車水馬龍，就是新加坡的具體寫照，就整個南洋一帶而言，這裏簡直就是一座海上的花園；來來往往的都是炎黃子孫，不啻就是回到了久別的故國。

徐悲鴻住進了黃曼士先生的「南天別苑」，引道兩旁是高聳如雲的大王椰，一字兒排開，彷彿像是威風凜凜的儀隊，調誠的歡迎佳賓蒞臨；滿園奇花異卉，鋪排出一片錦繡天地，中西合璧式的宏偉建築，妝點出恢宏華麗的氣派；掛滿名人字畫的寬敞廳堂上，紅袖木鑲金嵌玉的家具略嫌俗氣了些，但却透露着傳統的中國古典情調，這便是新加坡有名的「百扇堂」了。

何以命名為「百扇堂」呢？原來主人家珍藏有歷代名家精繪的「扇畫」有百幅之多，每逢遇到貴賓蒞臨，方才小心翼翼的拿出來展示一番；徐悲鴻有幸也獲得觀賞的機會，在他看來，除了少數幾幅確屬精品而外，其餘多屬匠氣太重的畫幅，還有幾幅根本就是濫竽充數而已；當然，徐悲鴻不會掃了主人的興致，也只有頻頻讚嘆而已。

#### 一幅肖像三萬法郎

西洋油畫，具有久遠的保存價值，尤其是細膩的工筆作品，生動傳神而有實質感，是以宮廷及教堂多以價值連城的油畫來作為裝飾；富商巨賈難免也愛附庸風雅，仿照歐陸貴族宅第，央人

繪製巨幅的肖像懸掛廳堂，以顯示主人家的富豪氣魄。徐悲鴻是從巴黎請來的藝術家，身價自是不凡，一時之間，僑界爭相邀請飲宴，自然也排好了次第，一個個的為僑領們繪製油畫肖像。

第一張完成的是名滿南洋的工商鉅子陳嘉庚的畫像，色調古雅，栩栩如生，陳嘉庚大為高興，還特地舉行了一次慶祝酒會呢！並當場贈贈二千五百元現洋作為潤筆，折合法郎大約是三萬五千之譜，當時在巴黎一餐速簡快餐也不過祇是五法郎而已。徐悲鴻的新加坡之行，目的是為了籌款購買他的老師達昂·布佛萊的一幅油畫少女像，如今得來全不費工夫，牛刀小試，便有了三萬五千元法郎的進賬；於是立刻匯了兩萬法郎至巴黎畫店，於是那幅工筆的「奧菲麗姬」便如願以償的歸徐悲鴻所有了。

心裏一高興，下筆也就特別順暢，徐悲鴻接二連三的為新加坡有頭有臉的僑領們，一一畫了肖像，雖然是在舊曆年關前後，却經常是揮汗如雨，眼看當地許多華僑，紛紛回國度歲，不免引起徐悲鴻濃重的思鄉情懷；待至繪畫工作暫時告一段落，算算所收之潤筆不下萬元，正值新春季節，江南鶯飛草長，徐悲鴻遂決定隻身回國一趟。

### 年關返鄉認識田漢

說走就走，搭上了開往上海的郵輪，二月末的天氣，海上風平浪靜，經由馬尼拉小作停留，又在香港耽擱了一天，而後便直航上海。

去國七年，上海風華依舊，徐悲鴻懷着近鄉情怯的心情，探望了岳父母、康有為老師及黃震

之先生；除了大包小包的致贈禮物而外，還為康有為老師與黃震之先生分別作了兩幅油畫肖像，以表示對他們的感謝。

反正囊中有錢，徐悲鴻這次回國，原本沒有打算長住，像是觀光，又像是藝品採購，落腳在大飯店中，走馬觀花式的遍歷上海各地，以重溫往日的舊夢；其餘的時間，便是蒐購金石書畫。此其間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了左翼文藝作家田漢，兩人十分投緣，在春寒料峭中，田漢為他舉行了一次「消寒會」，介紹徐悲鴻與上海文藝界認識；從此人抬人高，徐悲鴻的名字便逐漸在國內傳播開來。

旅館夜靜，不免想起遠在巴黎的嬌妻蔣碧微，自從結婚以後，朝夕相依，不曾有半日分離；如今一別半載，雖然也有書信往來，究竟不知道她的實際生活狀況如何？想着想着，不覺恬然入夢，夢中與嬌妻相偎相依，醒來披衣伏案，寫下一首「夢中憶內」詩云：

衫疊盈高閣，椽倭萬卷書；  
夢中驚衾寒，淒絕客身孤。  
不解憎還愛，忘形七載來。  
知卿方入夜，對影低徘徊。

在徐悲鴻的想像中，嬌妻蔣碧微此刻一定是形單影隻，空幃獨守，淒清寂寞，狀至堪憐，事實上却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。

### 衆星拱月大衆情人

根據蔣碧微的「回憶錄」中敘述，送走了徐

悲鴻以後，原以為一定會感到寂寞無聊，長日悠悠，搬家後不需要自炊而食，一下子空閒了許多，除了拉拉小提琴，就是睡在床上看書了；幾天的清閒日子過後，突然生活中添加了許多愉快輕鬆的節目。

「天狗會」的一羣朋友，像是張道藩、謝壽康、邵洵美、常玉等人，一有空閒便拖着蔣碧微聽音樂、看電影、欣賞歌劇、坐咖啡館；再不然就是遊覽名勝，有時也去參加宴會及舞會。蔣碧微穿上在柏林買的那件黑色兔皮大衣，膚色愈形襯托得白皙而細膩；每至公眾場合，都會引起許多人矚目而視並讚嘆不已，於是跟他在一起的男士們也與有榮焉！因此，在往後的活動中，誰花錢請客，便理所當然的成為蔣碧微的男伴，有權坐在她身邊，並作為護花使者；週旋在衆多男士之中，蔣碧微是頗不寂寞的。徐悲鴻以為她形單影隻，豈不太過天真！

既然能够毫無顧忌的一同看電影，跳舞，在昏暗的燈影裏，耳鬢廝磨，肌膚相接自然在所難免；說得好聽一點，他們都是高級知識份子，當然會把握分寸，僅止於正常的社交而已；說得實際一些，蔣碧微此時何嘗不是離國懷鄉的一羣大孩子們的大衆情人呢！

徐悲鴻似乎根本就不曾警覺到什麼，也不會懷疑過什麼，從此一角度看來，他實在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丈夫；而此次隻身返回上海，前後停留了三個多月，竟然不曾返回宜興故鄉一行，從寡母的立場來說，這算是什麼兒子嘛！真是白養、白疼了他一場啊！

## 重逢冷漠失望憤怒

民國十五年（公元一九二六年）初夏時節，徐悲鴻由上海啓程再往巴黎，蔣碧微得到了消息，一則充滿喜悅，一則却若有所失。喜的是良人必定攜回大批金錢，豈止解「酒轍之鮒」的困難，算算他的潤筆收入，換成法郎怕就有十萬以上，腰纏十萬法郎，足夠快快樂樂的在巴黎生活數年而不虞匱乏；憂的是丈夫回到巴黎，她多形多姿，衆星拱月式的流金歲月，便得戛然而止了。基於蔣碧微微妙的心態，徐悲鴻在滬暑中抵達巴黎時，預料伊人將會一頭倒向他的懷裏，雨灑梨花般的訴說別後相思的場面，根本不曾出現，劈頭第一句話便是：「你帶回來多少錢哪？」

冷冷的態度，冷冷的聲音，使得徐悲鴻像是被人當頭澆下了一盆冰水，從髮梢一直涼到腳跟；於是徐悲鴻也冷冷的回答：「大部分都在上海買了金石書畫，自然是也帶回來了一些，足夠一年半載的開銷！」

蔣碧微訝然道：「一年半載以後呢？看來跟着你，只有一輩子受窮了！」說罷居然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。人家說「小別勝新婚」，別後重逢，場面竟是如此的淒清，徐悲鴻感到失望極了，甚至也憤怒極了。

徐悲鴻與蔣碧微分離了九個月，彼此都生活得十分愉快，如今重相聚首，反而時起詭譎。

不管爭端因何而起，骨子裏皆植基於彼此都厭倦了共同生活的約束。要是徐悲鴻不在巴黎，蔣碧微每天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等候朋友們

的邀約，吃喝玩樂，快意平生；看到的是迎人的笑靨，聽到的是醉人的奉承，徐悲鴻回到了巴黎，這一切都忽然停止了，嚴重的失落感，幾乎使蔣碧微崩潰，因此便借題發揮，以渲洩她心中的鬱悶。

對徐悲鴻來說，離開巴黎的這日子，在新加坡備受優渥，簡直是受寵若驚，飽嚼榮華帶來的快感；回到上海的一段時間，爲所欲爲，了無約束，充份體會有錢好花的快樂；此刻面對「嬌妻」，日子居然如此難過，於是便興起了再度離開巴黎的念頭。

事先還擔心蔣碧微會有相反的意思，想不到徐悲鴻提出說是想到北京及羅馬等處參觀，藉以增長見聞；蔣碧微立刻欣然同意，並說：「這就是藝術之旅嘛！在中國叫做遊學，對一個學藝術的人是大有幫助的啊！」

### 飢餓靈敏畫窮而工

徐悲鴻登上了火車，目的地是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，秋風乍起，一路沁涼宜人。布魯塞爾位於申納河中游，街道建築華美，市容整潔而具特色，素有「小巴黎」之稱，更有「世界櫥窗」的雅號；南郊數公里處就是滑鐵盧古戰場，拿破崙帝國的美夢在此幻滅，成爲後人唏噓憑弔的古蹟，成千上萬的人都以布魯塞爾爲旅遊必經的據點。徐悲鴻到達布魯塞爾，恰好是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的中秋佳節，客地寂寞，冷清度過而已。

爲了節省用度，徐悲鴻在博物院附近的小旅

館住下，每天積着畫架，揹着小壺到博物院中臨摹油畫。油畫重在質感，必須一筆又一筆，慢條斯理，重重疊疊的反覆塗抹；動輒從上午進入博物院，帶幾片麵包果腹而已，一直工作到太陽落山，饑腸轆轆，神疲意亂，才不得不結束工作。

幾天的實地經驗，使徐悲鴻猛然悟出「文窮而後工」的道理，想來「畫窮而後工」也是同樣的道理了。那時他到博物院必經的一條街道，正在掘地修理下水道，每當他又饑又渴的經過該地時，便覺得下水道的污水，臭氣薰人，幾將作嘔，必須掩鼻而過；然而每當他吃飽以後再經過那條街時，似乎就沒有作嘔的感覺了。因而使他歸結出一個道理，也就是：「腹中饑餓時，感覺便非常靈敏；吃飽以後，感覺便遲鈍了。」

因此，徐悲鴻在布魯塞爾的這日子，便盡量使自己處於饑餓狀態中，因此他臨摹的作品也就格外生動傳神；一個多月後，徐悲鴻才回到了巴黎，蔣碧微說是想要到瑞士欣賞雪景，於是在嚴寒中，又有瑞士之行。

七年前初抵巴黎時，一時趕不上入學的時間，曾在巴黎晃蕩了好一陣子；那年冬天應楊仲子的邀請，曾經飽覽過日內瓦湖畔的秀麗景色，舊地重遊，仍然有百看不厭的天然美景。

### 名勝古城留連忘返

瑞士大部分的地區都爲阿爾卑斯山脈及侏羅山脈所覆蓋，介於兩大山脈之間的僅有一片高原地帶而已。處處是湖泊與瀑布，日內瓦湖與康士坦湖風光如畫，遊人如織，萊茵瀑布凌空而降，

猶如萬馬奔騰，雄偉而壯觀；山坡上有的地方是茂密的森林，有的地方則是綠草如茵，處處景色宜人，更有着世界上第一流的旅遊服務。

說來說去還不是經濟問題，在瑞士旅遊途中，多的是揮金如土的有錢人，徐悲鴻倒是可以自得其樂，毫不在乎別人的闊綽作風；蔣碧微眼着別人的富貴模樣，心中便老大的不是滋味，於是趕緊拖着徐悲鴻經由阿爾卑斯山上的契爾索鎮，轉往義大利旅遊去也。

在義大利這個藝術寶庫，徐悲鴻夫婦好整以暇的從北部的米蘭、佛羅倫斯、羅馬，一直玩到南端西西里島的巴勒摩；還有埋藏在地下一千多年的龐貝古城，及由一百八十個大小島嶼構成的水都威尼斯，都是他們留連忘返的所在。徐悲鴻驚異於義大利藝術蘊藏量之豐富，蔣碧微更盛讚這個伸入地中海的靴子形半島的旖旎風光；因此，他們在義大利逗留的時間，竟較預先的設計還多出一倍呢！翻過阿爾卑斯山，第一站便到了米蘭，這裏是義大利的工業都市，煙囪如林，蔚為奇觀，沒有多作停留，便轉往佛羅倫斯了。

佛羅倫斯（即翡冷翠）只是一個小城，但它却是歐洲中古時代藝術發展的搖籃，名勝古蹟有聖母教堂、威奈奧橋、威奈奧宮、皮提宮、西諾里亞廣場、國家博物館、海神噴泉、烏費茲美術館等處；數不盡的油畫、壁畫、天花板畫和雕刻品，都是中古時代無數藝術家心血的結晶，它具有非凡的價值，遂成爲世界性的觀光城市。

當然羅馬更是令人頻頻發出驚詫及讚嘆的偉大城市。羅馬原先是建築在七座小山上，因而有

「七丘之城」的稱號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所以又有「永恆之城」的說法；又因爲世界天主教中心的梵蒂岡就在羅馬，面積雖小，却是一個獨立的宗教國家，以是更有「聖城」之稱。這個城市是義大利的首善之區，名勝古蹟有圓形古鬥獸場、萬神殿、天使城堡、舊國會廣場、拿福拿廣場、特拉未及提伏利噴泉、康斯坦丁凱旋門等地，都是著名的觀光勝地，吸引了絡繹不絕的遊客。

威尼斯是羅馬帝國時代的文化中心，尤其是中古時代歐洲的第一大貿易港。著名的聖馬可教堂及廣場、公爵故鄉、鐘樓、鐘塔等名勝古蹟，無不金碧輝煌，閃耀着中古時期的藝術光華。至於龐貝古城，則可由斑剝的壁畫，斷垣殘壁的建築中，窺見一千多年以前羅馬人生活的豪華風貌。在義大利，徐悲鴻縱情的欣賞着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大師們的不朽傑作，達·文奇的一幅「最後的晚餐」足足花了他三年的時間，創作態度之嚴謹，由此可見一斑。畫面上是描繪耶穌宣佈在場者中有人出賣了他時，在場的弟子們無不驚異萬狀，畫幅中間的耶穌神情安詳的說着話，與弟子們驚訝、痛苦、悲傷、憤怒的表情，成爲鮮明的對比；最妙的是叛徒猶大在畫面上的神情，已經驚悸得而發呆了，身子微微後傾，雙手攥緊的抓緊錢袋，竭力保持鎮靜，以掩飾其內心的慌張，真是呼之欲出，傳神極了。

梵蒂岡教廷中的四組大壁畫是名畫家拉斐爾的傑作，其中一組題目是「雅典學派」，將人類哲學的偉大人物聚於一堂，衆多的人物各具狀貌，或佇立沉思、或相互討論、或振筆疾書、或侃

侃而談，就中的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被弟子們圍圍圍住，每個人的神情都十分生動，畫面上還包括拉斐爾自己在內呢！

### 千金散盡憊鳥思歸

米蓋朗基羅的雕刻作品頗能引人入勝，「未竟的四奴」是他的代表作品，也就是未完成的四個奴隸的雕像，正因爲尚未完成，反而給觀衆留下了許多想像的空間。米蓋朗基羅擅長於用人體來體現抽象的靈魂，也優於刻劃社會下層人物的痛苦面貌；這四個未完成的奴隸雕像，強烈顯現出被憂傷扭曲了的面龐，徒勞無功的努力掙扎着，想要擺脫束縛自己的鐵鍊及枷鎖，那痛苦的神情，絕望而無助的眼神，簡直就像是活生生的人物，使人產生強烈的震撼及同情。

在羅馬的街頭，也有一些偉大的雕塑藝術品，氣勢雄偉者、姿態漫妙者、花團錦簇者、小巧玲瓏者，各擅其勝，給羅馬憑添了無限醉人與引人的氣韻。特別是看到了在西萊納出土的維納斯雕像，是公元前三世紀的作品，已經二千二百年了，頭部及手臂已不知去向，然而從勻稱的肩部、豐腴的乳房、曲線優美的腰肢及臀部、潤瑩的大腿、光潔滑膩的小腿及柔美的腳踝，處處莫不是結構與比例恰到好处；輕盈的站姿，使人有強烈的量感與質感，祇不過是白色大理石的雕刻美女，却有無比動人的風華，即使無頭無手，也未嘗減損她的吸引力，的確是一件精美絕倫的人體美藝術品啊！

義大利之旅，對於徐悲鴻的藝術造詣有着非

凡的影響，從驚詫、震撼、讚嘆、感動，到恣意的吸吮、渾然的陶醉而不忍離去；要不是蔣碧微提醒他：「再不回去，連火車票都恐怕買不起了！」意思是說旅費業已用罄，還是趕快回巴黎去吧！於是搭上火車，由米蘭、經杜林、進入法國南部，一路飽覽農村的美麗風光，到達巴黎已經是暮春時節了。

蔣碧微總是為生活用度發愁，徐悲鴻似乎根本不把金錢放在眼裏，抱着天無絕人之路的想法，總認為「船到橋頭自然直」，不必過份憂慮。一般常說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徐悲鴻都改成：「人有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

蔣碧微說他是強辭奪理，眼看就要斷炊了，還談什麼大道理呢！

### 困坐愁城百感交集

民國十三年（公元一九二七年）三月下旬，巴黎照樣是繁花競艷，徐悲鴻與蔣碧微倦遊歸來，生活再度陷入拮据之中；一年一度的「法國全國美術展覽會」，徐悲鴻送去了九幅作品全部都入選了，這無異是充份肯定了他在藝術上的水準與成就，但却為了陳列費用大傷腦筋。

每幅入選的作品就是一項莫大的榮譽，然而作者還得繳出八十法郎的展出費用，徐悲鴻有九幅入選作品，單祇是展出陳列費就得要七百二十法郎；對此刻的徐悲鴻而言實在無力負擔，只好忍痛放棄了此次露臉的機會，悄悄的把自己的九幅作品拿了回來。

在巴黎埋頭苦學，總算在藝術領域中有了些

許成就，如今居然為區區的展出陳列費用，而不得不放棄出頭露臉的機會，仔細盤算一下，實在是窩囊透頂；此刻徐悲鴻才開始嚐到「一文錢還死英雄漢」的滋味，因而決定爾後首要的課題便是設法找錢。到那裏去找錢呢？學藝術的人當然是賣畫一途了。根據徐悲鴻的經驗，同樣是一幅畫，在新加坡就能發揮驚人的邊際效用，蔣碧微也持有相同的看法，於是他們不約而同的認定：「再往新加坡一行。」說來慚愧，既然要往新加坡，總得有盤川才行，更要給蔣碧微留下起碼的生活費用；無奈連這些錢都湊不出來，真箇是困坐愁城，一籌莫展了。

正當徐悲鴻與蔣碧微愁思如麻的當兒，國內中法大學的教育長李聖章翩然蒞臨，慨然借了一筆錢給徐悲鴻，總算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。

### 再赴星洲作畫釀資

按照徐悲鴻的意思是：「留學八年，該學的也都學得差不多，該看的也都看過了，再耗在國外似乎也沒有多大意思；而且自己也已經是三十三歲的人了，所謂『三十而立』，而今却一事無成，為今之計，不如回國謀求發展為是。」

蔣碧微却總想在國外混出一點兒名堂，而且國內局勢尚未平靜，倉促回國未必妥當，因此認為：「不如你在新加坡賺到一些豐厚的潤筆以後，我再到那裏與你會合，然後雙雙回國比較妥當，看情形我還是暫留巴黎為宜。」

就這樣徐悲鴻決定回國了，祇是中途在新加坡稍作停留而已。行前幾天數度前往母校徘徊留

連，也曾在塞納河畔、羅浮宮中及凱旋門側尋覓往日的足跡，當然更要向一些老師及朋友辭行，特別是對他指導最多的達昂·布佛萊先生；而後把歷年來的書籍畫件裝箱，交託轉運公司運往上海，自己也攜帶了一些珍貴的書畫，懷着滿腔的激情，離開了巴黎。這時是民國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二七年）四月下旬，距離民國八年（公元一九一九年）五月十日抵達巴黎，差幾天整整是八年時光。來時是二十歲出頭的小伙子，歸去時已經是三十開外，已呈現哀樂中年心態的人，心中不免有着諸多的感慨與惆悵。

當輪船航行在地中海上，雪白的浪花，碧藍的海天，他的一顆心彷彿仍然留在巴黎，一幕幕的往事，不停的在腦際翻騰。有貧困、饑餓、病痛、困窘；也有歡樂、快意、榮耀及感恩；最後都交織成一片迷惘的記憶，八年時光不算短的一段歲月，豈能輕易拋撇得下。

### 懷孕冒險割治盲腸

這次徐悲鴻離開巴黎以後，蔣碧微似乎沒有前一次夫妻分離時，生活得那樣多彩多姿。原因是正值學期中間，中國的留學生們正在為功課忙碌，難得有空閒的時間及心情陪伴伊人吃喝玩樂；更重要的原因是蔣碧微的慢性盲腸炎時好時壞，稍微沾有葷腥或不好消化的食物都在禁食之列，伊人難以侍候，許多人也就為之與致索然了。

連小提琴也懶得拉了，掛在屋角塵封已久，漂亮的女人是很難專心致志從事學術研究或練就一門技藝的啊！百無聊賴之際，蔣碧微多日懨懨

於床第之間。一日夜間突然發高燒，整夜口乾舌燥，頭暈目眩，幻象叢生，嘔語連連，天亮後方才清醒過來，連忙去看醫生，醫生檢查一番後告訴蔣碧微說：「夫人，你懷孕了。」

發高燒的原因是因爲春夏之交巴黎的氣候變化無常，一不小心便著涼了，從而引起扁桃腺發炎所致，吃了兩劑退燒消炎的藥也就恢復正常了；接下去便是要爲身懷六甲的事操心，懷孕原本是一件喜事，原本應該高興才是，然而目前隻身留在巴黎，一天天的肚子大了起來，必然有許多不便，倘若盲腸炎發作起來，又該如何是好？

首先，必須解決盲腸炎的問題。蔣碧微透過友人介紹到聖路易醫院求診，醫生建議她必須立刻割除盲腸，否則胎兒越長越大，倘若盲腸炎發作，就無法切開肚皮動手術了。

蔣碧微聽得毛骨悚然，丈夫不在身邊，連個商量的人也沒有。曾經一度想到墮胎，便可解決眼前的難題，繼而一想，與徐悲鴻結婚九年了，始終未曾有懷孕的跡象，如今喜結珠胎，豈可輕易加以毀損；再說她已經二十九歲了，轉眼就成了高齡產婦，也不得不仔細考量；想來想去，還是先割掉盲腸再說。好不容易經過開刀療養，前後折騰了個把月，蔣碧微咬緊牙關獨自承擔了下來。她不敢告訴丈夫，因爲當時的交通不像現在這樣方便，既然無法立刻趕到她的身邊照顧，就只有乾着急的份兒了；想想還是不讓他知道，以免他在新加坡不得安心。

等到完全恢復了健康，蔣碧微這才寫信告訴了遠在新加坡的徐悲鴻，說是業已證實身懷六甲

，預定計劃可否提前實施。也就是說由於懷孕的關係，一切都得略爲挪前一點；原先商量好的步驟，亦即到新加坡會合再雙雙返國一事，勢必要立刻實施才行，否則拖到大腹便便再作長途旅行，就會有諸多不便了。徐悲鴻自然也瞭解箇中的輕重利害，於是立即覆信並匯款，欣喜若狂的要蔣碧微立刻束裝東行。

### 儀態萬千返抵上海

原本是這年夏天就可以走的，蔣碧微嫌天氣太熱，上了輪船，不就等於是裝在鐵壳蒸籠裏了嗎，那份燥熱簡直無法承受，於是自動把行期挪到秋涼後再走；加上女人家辦事拖拖拉拉，到馬賽港上船出發，已經是八月下旬了。

眼看即將返抵國門，可以聽到熟習的聲音，看到親朋故舊的面龐與夢寐難忘的山河景物，心中充滿了幸福的憧憬與忻悅的情愫；因而一路上幾乎不曾暈船，食慾也奇佳。月色皎潔的晚上，偶爾到甲板上走走，隨處都是一對對的男女，卿卿我我的在唱唱低語，相偎相依的漫步或擁吻；蔣碧微瞭解這是長途海行，排遣寂寞及尋找刺激的一種自然現象，於是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蔣碧微當然無法像歐洲人或是亞洲殖民地的女性們那樣開放，能够毫不在乎的在船上接受男士們的追求；雖然也遇到過幾次多情的男士向她示好，她都巧妙的避開或拒絕了；待至船行三五天後，雙雙對對業已搭配妥當，也就沒有人再來騷擾她了。偶爾祇是與船上的中國留學生打打牌，遇到停泊在港口便相偕上岸觀光，並吃一頓

中國館子，生活倒也過得頗不寂寞。

船抵新加坡時，蔣碧微在船上憑欄眺望，始終在碼頭上接船的衆人中，找不到徐悲鴻的影子。蔣碧微眼見衆人都陸續下船了，自己仍癡癡的待在甲板上；最後黃曼士夫婦一直迎上船來，找到了蔣碧微，說是徐悲鴻已於日前先回上海去了，要爲她佈置一個新家，並交給她一封徐悲鴻留給她的信。

黃曼士夫婦親切而殷勤的把蔣碧微接下船來，在「南天別苑」的「百扇齋」裏設宴爲她洗塵，然後再送她上船，繼續前往上海的航程。

輪船進入了南中國海，蔣碧微的思潮起伏，想起離國八年多，自己雖然一事無成，然而夫婿業已受到畫壇肯定，即使談不上衣錦榮歸，也可以用時間沖淡當年私奔所留下的話柄了。

船到香港停留一天以後，再開航時一路沿着東南海岸線北行，熟習的山巒與海濱港埠，使蔣碧微感到真箇是離家越來越近了。

直到她遠遠的望見了黃浦江口，一顆心不由得猛烈的跳動起來，在興奮與慌亂中，蔣碧微刻意的在艙房中打扮了一番，穿上紫色的呢料秋裝，這是巴黎時新的款式呢！在濃密的秀髮上，斜戴了一頂小巧的法蘭絨帽子，帽簷上綴着一撮小小的紅玫瑰絨花，整個的人顯得清新而脫俗，美麗而大方。輪船終於進港了，蔣碧微憑欄遙眺，一眼就看見了她的父母、丈夫，還有兩個年輕小伙子，擠在一堆拼命的向她搖手，蔣碧微儀態萬千的走下扶梯，這時是民國十六年（公元一九二七年）十月一日的午後三時。